

知风 著

边缘

边缘

知风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边缘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缘/知风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9

ISBN 7-5354-2599-2

I . 边…

II . 知…

III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6018 号

责任编辑:张正平 责任校对:刘琪凤

封面设计:方隆昌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10 楼)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public.wh.hb.cn

印刷:武汉长信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23.25 插页:3

版次: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630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32.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人，无时无刻不处在悬崖边缘。一些人，努力完善自己美丽的人性，让自己边缘的路尽量宽些，以减少掉进悬崖的几率；而有一些人，正演绎着虚伪丑恶的故事，还得意洋洋、自以为是地在悬崖边缘跳着舞，他们，随时都可能掉下悬崖，成为崖底的幽魂！

——知风

内 容 简 介

这里有无耻堕落的政治娼妓，这里有品性纯良的三陪小姐；但无论是惊天动地的谋杀方式，还是让人匪夷所思的社会场景；无论是沦丧落寞的人性操守，还是缠绵悱恻的旷世爱情，在作者细腻流畅、传神到位的描绘中，很是真实、生动，众多人物也刻画得活灵活现，跃然纸上，把人性操守沦丧的丑恶无情地揭露出来，从而构成一幅扣人心弦、发人深省的小说长卷，令人震撼，让人沉思。

当然，作者并不想以悬念丛生、匪夷所思的情节来哗众取宠，所有的描绘终极目的就是为了揭示一个主题——人性的边缘！而一切的文字也都是力争真实地体现出小说众多行为、心理演变之过程。作者亦无意故作深刻地说教，却希望《边缘》成为一面真正的镜子，照出某些“人”脸上的污点、灵魂的卑劣和自欺欺人的愚蠢。亘古名言“勿因恶小而为之，勿因善小而不为”以及名文《扁鹊见蔡桓公》，或许就是本书作者希望读者诸君明了的注释。

目 录

第一章	跳动的小白兔	1
第二章	难言心绪	15
第三章	彩色人	29
第四章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45
第五章	谁换了镇党委镇政府的牌子	60
第六章	美人计	75
第七章	网络情重	92
第八章	连环计	108
第九章	性情玩伴	124
第十章	邂逅	140
第十一章	开心果	157
第十二章	过火	173
第十三章	阿房宫娱乐城	190
第十四章	醉酒	206
第十五章	政治娼妓	223
第十六章	暗流	240
第十七章	少女情怀	257
第十八章	车祸	276
第十九章	楚氏姐妹	292
第二十章	伊甸园	309
第二十一章	暴风雨	326

第二十二章	嫖妓事件	342
第二十三章	市长市委书记对抗	358
第二十四章	炼欲	374
第二十五章	美梦	390
第二十六章	真相	406
第二十七章	对策	422
第二十八章	舍身悬崖	437
第二十九章	北京来客	453
第三十章	堕落者流程	469
第三十一章	完美谋杀	486
第三十二章	苍天有恨	501
第三十三章	官官民民	514
第三十四章	最难消受美人恩	529
第三十五章	出国之前	544
第三十六章	惊天阴谋	560
第三十七章	美女遭遇	573
第三十八章	错误决定	588
第三十九章	中央方案	602
第四十章	悲欢离合	612
第四十一章	禁书	630
第四十二章	无法伤悲	648
第四十三章	生日	666
第四十四章	梦游赛天宫	684
第四十五章	突然死亡	701
第四十六章	不是结局的结局	720

第一章 跳动的小白兔

震惊？平静？在意已极？无所谓？

不知道，依旧是不知道！

直到此时，莫默还不知道自己听完《小白兔》之后应该是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反应。震惊吧？似乎太少见多怪、孤陋寡闻，不符资深记者和知名作家的身份。平静吧？又有些不知廉耻、麻木不仁、老奸巨猾之嫌。在意已极？也不对劲，都什么时候了，心胸岂能那么狭隘，思想岂能那么落后？若无所谓，偏又有些“久经考验”的味道，说不定郦筱黛因此便想：“哼，原来你莫默一向便是如此行事，要不怎么会这么习以为常？”

咳，真是为难。

莫默微皱着眉头，轻轻叹了口气，脚步自觉地慢了下来。

此时，已到了清湖公园。从夜色小区到富丽展览城，再到清湖公园实在是不短的一段路程，就是骑自行车也得四十分钟，可如今却不知不觉地“踱”过了，仿佛还没用上一眨眼的工夫，委实有些太快了。

清湖公园的大门红檐碧瓦，玉柱灰门，宽宽地撑在大地上，很壮、很巍峨、很是盛气凌人！偷眼望去，可见湖光潋滟、杨柳依依，让人忍不住想进去游览一番。但莫默仅是那么不经意地瞥上一眼，刚顿下来的脚步便又毫不犹豫地迈开了，没有半点的留恋。

脚下是花砖铺就的路，色彩斑斓的很平很直很美，可他却走得疙疙瘩瘩的，很沉重，极为吃力的样子。他不断地问自己：“是震惊？

是平静？是在意？还是无所谓？”不知道，依旧是不知道。看来，答案并不是可以轻易答出的。正当眉头紧蹙、步履迟疑之时，猛一激灵，想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不管应该是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反应，听完《小白兔》后当时总该有一种表现罢？”顿时，他吓出一身冷汗，忽然想起当时自己的反应只是不动声色淡淡地一笑：“天哪，这该怎么办？筱黛肯定以为是久经考验，以至习以为常了。”

莫默痛恨地狠狠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疼得龇牙咧嘴还不解气，要不是怕惊了路人，恐怕早就一头撞了墙。“这下完了。”他想。鄙筱黛巧兮倩兮的容颜恍惚间已是柳眉倒竖、粉脸含冰，继而秀目圆睁、透过淡红色僵硬的镜片，射出两道无情的光芒，直刺他的心底。上帝保佑，莫默不禁连声祈祷。恍惚间，却忘了与上帝并不相识的事实。在这物欲横流的花花世界，连朋友连左邻右舍都常常是形如陌路，更何况是没有丝毫关系高高在上的上帝？莫默几乎有点绝望了。还好，这样惊慌错乱的情绪并没有主宰他多久，冷静便又回复了来，否则，他近乎“苗条”的身躯就大为可虑，乃至岌岌可危了。

2

“急什么急？没出息！难道还真怕了她不成？”

莫默轻轻摸了摸打痛了的后脑勺，暗骂自己，心里颇为刚才的惊慌失措羞愧。

倏地，脑海里鄙筱黛冷若冰霜的容颜自然便如雨过天晴、灿若彩虹的娇艳迷人，一颗心因此便柔柔的、甜甜的、蜜蜜的，眉头不由松弛，心情也轻快了，嘴角隐隐含笑。

“筱黛……”

莫默忍不住轻声呼唤着，甜蜜地回忆起一次次与鄙筱黛奇迹般的邂逅。

第一次见面是在明南大酒店。

那是刚来汕蒙不久的一天上午，莫默去采访汕蒙赫赫有名的五星级大酒店——明南大酒店的总经理隋铭楠。十点钟，往隋铭楠的办公室走去时，走到通道交叉处，突兀地冲出个女孩，双方都被撞了个趔趄，差点没摔倒，幸好莫默眼疾手快，一下扶住了女孩的手臂。两人站定，莫默眼睛一亮，竟是一个清秀靓丽的女孩。女孩也打量了莫默

几眼，盈盈一笑，没说什么。之后，两人都默默往前走，居然都在隋铭楠办公室门口停住，又诧异地对看了一眼，还是都没说什么，开门一起进去。

隋铭楠一见到莫默，热情地迎上来握住他的手，摇着，爽朗笑道：“哎哟，莫默，难得难得！来，坐、坐、坐！”拉着莫默在沙发上坐下，自己坐在对面，然后挥手叫秘书泡上上等的武夷大红袍。

莫默看了郦筱黛一眼，彬彬有礼地道：“你们有事先谈，等下我们再聊。”然后便看着隋铭楠微微地笑。

隋铭楠见他笑得奇怪，忙问笑什么。莫默指指自己，双手拉得长长的，再指指隋铭楠的肚子，双手抱成一个大圈。也许是见莫默的动作形象有趣，原本一脸严肃的郦筱黛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声来，随即飞快地用手掩住嘴巴。那副姣美的容颜，像极了莫默深爱着的孟如云，莫默当时只觉得孟如云又活转了回来。

见郦筱黛笑得如此开心，隋铭楠也笑了，双手拍拍自己的肚子，说：“不行了，老喽。去年咱们见面时我没这么胖吧？”

莫默脑海里一下浮现出去年八月在霞海国际论坛会上隋铭楠的形象，的确是比现在苗条很多，便点头道：“是没这么胖，但如今你的气质好多了，有伟人的风度。”

隋铭楠高兴得呵呵大笑。郦筱黛呢，显然是别有所思，在一旁抿嘴轻笑不已，神态温柔可人。莫默忍不住向她点头微笑了一下。

隋铭楠问：“你来汕蒙住在哪里？定下了没有？住我的酒店怎么样？我专门给你一套房间。”

莫默说：“谢了，住的问题已经解决，是夜色小区的房子。”

“夜色小区？那环境很好呀。”隋铭楠轻轻点了一下头，又说，“旁边是联福花园吧，那里也挺不错，我们公司租有房子。”转头又问郦筱黛，“是吧，小郦？”

郦筱黛微笑点头，又展现给莫默一个甜蜜的脸庞。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一星期过去了，采访隋铭楠的文章也已见了报。这天晚上，莫默没有应酬，也没有约会，一个人在屋子里看书，很是闲暇很是惬意。不知不觉，时间便溜到了十二点。洗完澡，正准

备睡觉的时候，忽然觉得嘴有些馋，赶忙穿好衣服，噔噔噔快步下楼，匆匆往小区门口而去。一到熟悉的露天小摊子前，迫不及待地一口气点了四串凤尾菇、两串香菇、两串干豆腐、一串鱼丸，然后心急如焚地两眼直盯着滚烫的锅里，口水差点就流了出来。这时，感觉到旁边靠近了一个人，初始不以为意，哪知那人一说话，只觉得好听而又熟悉，忍不住侧头看了一眼，见是在明南大酒店看见的那个女孩，正犹豫着要不要打招呼时，那女孩也看见了他。那女孩见了莫默稍稍一愣，继而惊喜地道：“嗨，想不到在这遇见你。怎么，你也喜欢吃麻辣烫吗？”

莫默高兴地道：“是啊，我最喜欢吃麻辣烫了，麻辣烫可是我的最爱。”

这时，莫默点的麻辣烫好了，便邀请女孩共享美味，两人相对坐下，边吃着又麻又辣的麻辣烫边聊着天。这一晚，莫默才知道了女孩的名字叫郦筱黛，是明南大酒店人事部经理。

此后不久，莫默去霞海看望了几位朋友，在霞海大约呆了三个月，渐渐地也就忘了那晚吃麻辣烫的事。回到汕蒙的第一个晚上，他洗澡后，美美睡了一觉，醒来时，看看时间才十二点，正想着干些什么，嘀铃铃，嘀铃铃，手机清脆地叫起来。取过手机，看了屏幕上的号码，5144944，很陌生的电话号码，心里颇为疑惑，忙接通，问：“谁打手机？”

“是我，猜猜我是谁？”一个悦耳动听的女孩的声音。

那声音还真有些耳熟，但绝对没有熟到一听电话便知是谁的地步。莫默想了想，实在没印象，遂歉意地道：“对不起，我忙糊涂了，一时想不起来。”莫默说得很小心，毕竟怕对方难堪。人家一个女孩，这么晚了还给你打电话，你居然想不起她，是不是太岂有此理了？

那女孩甜甜一笑，道：“你真会说话，真不愧是大作家大记者。喂，告诉你好了，我是郦筱黛，现在就在夜色小区门口。下来吧，我请你吃麻辣烫。”

莫默一听，自然高兴不已。且不说麻辣烫是他的最爱，美女有请，已是三生有幸。匆匆来到小区门口，一眼便看见郦筱黛正坐在一

张精致的小桌旁。这一个晚上，两人海阔天空，聊到了下半夜三点。

倘若仅只这样，莫默恐怕还不会动心，直到发现了郦筱黛的一个爱好，与孟如云一样的爱好，一颗心才不可遏制地起了波澜。

有一天上午，莫默正在宿舍写文章，觉得有些闷了，就到中山路逛书店。在古典文学书柜前，他抱着一本《诗词史话》看起来。正沉迷间，忽觉有人拍了一下自己的肩膀。忙转头看，居然是笑容满面的郦筱黛。见她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宋词集注》，莫默惊异地问：“你也喜欢诗词？”

郦筱黛笑靥如花：“是呀，从小就喜欢的。我非常非常崇拜古代的那些诗人词家，太伟大太有才华了！”

也不管是不是在公共场所，两人越聊越投机，越聊越开心，心里都为双方的这一次的邂逅感到欣喜。然后又一起到清湖区逛了“华夏书店”、芦荷区逛了“大家书店”，一直逛到傍晚六点。莫默说要请郦筱黛吃肯德基，郦筱黛欣然同意。两人便去肯德基餐厅吃了晚饭，随后又一起去看了电影——《云中漫步》……

“筱黛……”

5

莫默忍不住轻轻呼唤一句，声音低得连鼻子都听不见，一颗心却怦怦跳快了。这时，他不得不彻底地明白，原来自己真的是无可救药地爱上了郦筱黛，真的是坠入了情网，要不，就不会如此失常了。一直以来，他可都是个冷静的人，历来为朋友同事们所称道。就是已做了“飞天之月”的孟如云，突然失踪的风含琇，好像也没有这样拨动过他的心弦。可如今，如今……莫默摇头苦笑，有些自嘲，有些无奈，也有些温馨。也许是明白了自己心意的缘故，原来脸上淡淡的红晕渐渐变深了些，直至全身燥热。冥冥之中，似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刺激着他这几年来静如止水的欲望，只觉得全身难耐难忍，贲胀的血脉仿佛快要爆裂开来，偏偏思绪又清晰无比，一分一毫的，让他感受到心底的魔念。他似乎听到一个声音在说：“莫默，别想、别想，别胡思乱想，当心坠入魔障。”另一个声音却又在说：“放松些、放松些，不要老是循规蹈矩的，改变一下自己，去放纵、去放纵，天底下，谁个没有七情六欲？你莫默又何必装什么清高纯情？”他苦苦抑

制着自己，然而，到底是魔念的力量大，忍不住让《小白兔》清晰了出来，终于鼓足勇气去想象着《小白兔》所具有的天地，终于放任自己去揣摩郦筱黛讲述的《小白兔》的用意。

“或许她真只是纯粹讲一个笑话而已。”虽然是这么想，但这显然不是真实的。他明白，自己因为胆小因为谨慎因为不解风情，错过了机会——一个享受人生至美感受的机会，于是一种挥之不去、抹之不绝的懊悔便深深地占据了躁动的心。

正当莫默惋乎惜乎的时候，别在腰间的手机猛烈挣扎了起来。心想，一定是筱黛的，赶忙取出手机，果然是郦筱黛单位的电话，心底油然生起一股甜意，柔声问道：“谁打电话？”原想直唤郦筱黛的名字，但不知怎的，吐出口的却变成这样一句问话。

“是我，筱黛，郦筱黛。”电话那头答道，声音细细的、尖尖的、怪怪的。

莫默微微一怔，以为手机又出了问题，听到的实在不像郦筱黛的声音。又想，该不会是她晚上加班累了，以至声音变了吧？隐隐地又觉不对劲，这声音倒有七分像是曾雨佳的，但她怎么会这么早就跑到郦筱黛的办公室去呢？！瞬间作了诸般揣测，嘴里迟迟疑疑地叫道：“筱——黛？！”

蓦地，一阵哈哈大笑声猛地冲出手机，嚣张地钻进莫默的耳朵，高分贝的声音，刺得耳膜几欲破裂。还没等莫默做出反应，紧接着又一句高分贝的话音：“哈哈，莫默，终于听到你叫‘筱黛’了，好亲热哦！”

是曾雨佳！这回莫默听出来了，脸上微微一红，笑道：“曾雨佳，刚才你是捏着鼻子说话么？”

“是啊，不这样怎么听得到你那么亲热地叫‘筱黛’。喂，莫默，一直以来都是听你叫郦筱黛郦筱黛的，几次三番动员你叫得精炼些精炼些再精炼些，都不开窍，这一回，嘿嘿，原来你是私底下执行呀。不如这样吧，建议你再精炼些，再减去一个字，叫‘黛’如何？”说着，曾雨佳得意地哈哈大笑了起来。

曾雨佳是郦筱黛就读仙蒙大学时的同一届校友，也是无话不说的

好朋友。曾雨佳的工作单位“汕蒙国际大酒店”是郦筱黛所在单位“汕蒙国信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之一，因此两人也算是同事。朋友加同事再加校友，三重关系加在一起，又整天都在“汕蒙国际大厦”出出入入的，交往自然是既深且密。每每郦筱黛去莫默宿舍玩的时候，都会叫上曾雨佳，这么一来二往，她理所当然地与莫默很熟，说话自然没有什么顾忌。听见她紧接着道：“莫默，快，快叫一声‘黛’来听听！”

莫默给她笑得羞色满面，几乎慌了手脚，提提气，定定神，大声道：“曾雨佳，可是……我只想叫‘佳’好不好？”

“求之不得，求之不得！”曾雨佳立马接上，没有丝毫难堪。看来莫默的反击根本无效，不但无效，反而为她本就“嚣张”的气焰推了波、助了澜。“莫默，你叫我‘佳’那我才高兴呢。可是你敢叫吗？我旁边可是有一个醋坛子，打翻了怎么办？哈哈。”转而又故意道，“黛，黛，黛，你批不批准一个叫莫默的人叫我‘佳’呢？拜托，拜托。就批准那么一下下，只要一下下我就心满意足了！喂，莫默，你的黛批准了，赶快叫一声‘佳’来听听！”曾雨佳说着又乐不可支地笑了。

莫默“嘿嘿嘿”地对着手机干笑，心里直后悔说错了话，以至被曾雨佳损得半死，还不知道她又会说出什么让人心摇神曳的话来。正自担心着，只听得曾雨佳喘息着道：“哎哟，笑死我了，笑死我了。哦，不对、不对，是遗憾死我了，遗憾死我了，居然听不到你叫‘佳’！哦，还是不对，是羡慕死我了，羡慕死我了！既然这样，一个莫默叫‘黛’的美丽的、漂亮的、妩媚的女孩，快来听电话，我要找一个没人的角落伤心去喽！”

一个重重的“喽”字落下，曾雨佳的声音果然就消失了。莫默不由松了一口气，终于不用听不堪刺激的话了，但又有些说不出的遗憾，惊心动魄的言语岂是想听就听得到的？

“你怎么不说话？”是郦筱黛的声音，一反以前的亮噪，变得极柔极柔，还别有意味，不知是不是因了曾雨佳插科打诨的缘故。

“我还以为曾雨佳又在捣什么鬼呢！”莫默道。奇怪的是，他的话

语居然也那么轻松、平静。刚刚的一切似乎都忘记了，这是不是不大可能？但事实偏偏就是如此。不知为何，一听到手机里传来的是郦筱黛的声音，他就忽地一下心平气顺了起来，而且纯出自然，没有半点的勉强。莫默也为自己这样的状态愣了一会，下意识地问：“曾雨佳走了么？”

“走了。你还想跟她说话呀？！”郦筱黛道，语气里明显带着一些醋意。

莫默却没听出来，问：“她怎么这么早跑到你那里去了？昨晚陪你加班吗？”

“没有，早上八点钟，有一个霞海来的访问团，大约有一百五十人，要到旋转餐厅喝早茶，她能不早来吗？”郦筱黛酸溜溜地道。

“说的也是，谁叫她是餐饮部的经理！？”莫默点头道，也不管郦筱黛看不看得到他的动作，顿了顿，诧异地问，“那她还有空到你那？”

“怎么，不行吗？”郦筱黛不高兴了，“她跟我好呗，你不是想跟她说话吗？”声音有些冷意，还没等莫默做出反应，觉得自己有些没来由，有些蛮不讲理，赶忙放柔了声音，道，“莫默，你现在在哪里？要来接我吗？”

“正去接你的路上。”莫默左右张望了一下，微笑着问，“猜猜我到了哪？”说着眼望右边体育中心那气势磅礴、圆圆高高的楼顶，不由想起了以前和郦筱黛一起看足球赛的情景。

“我猜不出。”郦筱黛的声音懒懒的。

“白墙，白柱，白屋顶，一切都是白的，如雪砌成的白宫。”

“哦，已到了体育中心。”郦筱黛喜滋滋地道，“你看我反应多快。”忽然想起一个问题，“你到我这只要五六分钟，可我还需半个小时才能走。怎么办呢？”她希望莫默回答：那我上你办公室去。

“不，我到你那正好要半个小时。”莫默答罢，心想，要多长时间到还不是我说了算，脚长在自己身上，爱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即使再走上半年也可以。

“为什么要那么长时间？”郦筱黛很惊讶，接着猜测道，“塞车了吗？

不可能吧，大清早的，又是星期天，也不是上班高峰，湖滨南路又那么的宽，难道你是走路？”

“哈哈，你真聪明！”莫默由衷赞道。

“哎哟，你真走来呀！从夜色小区一直走？那要走多久？我的天！莫默，昨天是跟你开玩笑的。”郦筱黛又是惊喜又是心疼。

昨天晚上，两人一起吃饭的时候，郦筱黛跟莫默说，晚上九点要到公司值班，一个通宵，而且还是星期六，而莫默却没事，可以到处去玩，觉得太不公平了，她忿忿地要求莫默晚上哪儿都不能去，乖乖地呆在宿舍里。想想这还不够，又说要莫默明早到公司去接她。莫默笑说好呀，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郦筱黛眼珠一转，狡黠地看着莫默问是不是真的。莫默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真的。郦筱黛趁机说那好，为了惩罚你比我空闲，明天早上去接我只许走路去！哪知现在莫默真的走路来了。郦筱黛的心忽然间就注满了甜蜜。

“我五点就出发了，现在……”莫默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现在六点半，嘿，我已走了一个半小时，怎么样？厉害吧？”莫默装作得意地道。

其实，莫默这么早起并不完全是为了郦筱黛。一直以来他都很喜欢凌晨早早起来散步，感受清新空气，体会生机渐盛的过程。这是他在上大学时养成的习惯。只是工作以后，也许是变懒了的缘故，起来的次数越来越少，到现在，有时一个月还起不来一次。昨晚，郦筱黛说要走路去接她，心想，已好久没散步了，何不答应她，趁机走走这段路？于是便欣然答应。

“莫默。”郦筱黛低声恳求道，“等下你上我办公室来陪我好吗？”

“要上去吗？”莫默为难地道，“你知道的，总裁很讨厌我进你们公司，而且我走进你们公司大楼就觉得恶心，浑身不舒服，还是在楼下等你吧，免得碰到你公司的某些人跟他们不对脸，那样你也会很为难的。是不？”怕郦筱黛生气，接着柔声道，“再说了，你还要上班，又没时间陪我聊天。”

“我不正跟你聊着吗？其实现在没事，只是为了等一份纽约分公司的传真。等你上来，我还要告诉你昨晚值班时我都想了些什么。”

郦筱黛随即又柔声恳求，“莫默，你上来好不好？”

听见郦筱黛软语相求，莫默几乎便放弃了原则，硬了硬心肠，道：“我还是在楼下等你吧。”一句话出口，还真怕郦筱黛生气，赶忙又笑嘻嘻地道，“你看现在多好，我一边散着步，一边跟你说话。右边高楼起伏，左边绿草萋萋。照我说呀，倒不如你现在就出来，享受享受清晨美丽的气息。”

莫默说话文绉绉的，颇有些诗人的气质。郦筱黛显然是被他美丽的词语迷惑住了，沉默了足足有二十秒钟，才遗憾地说：“我真想出去，可惜不能呀！”

莫默那样说，目的是为了让郦筱黛忘记要求他上办公室的事，并不是真个想动员她不顾公事真的出来，此时听她如此遗憾，赶忙安慰道：“郦筱黛，你知道吗？清晨美丽的气息有时候是可以用听来体味的。”

“瞎说！”郦筱黛一时不明白莫默的话，但她毕竟是个聪明的女孩，马上反应过来，大感兴趣地道，“那你就描绘描绘，让我来听听风景。”

莫默听出了郦筱黛对他的赞许，也听出了她非常迫切的兴趣，此时此刻的他，又有什么事不愿意做呢？又有什么事不能做的呢？若是郦筱黛再一次要求他上去，他一定会答应的，因为他很感激郦筱黛的“知音”。

莫默清清嗓子，整了整思绪，缓缓地“说”出这样一幅图画——远方有雾罢？雾如丝如缕，轻拥着振翅欲飞的白鸽雕像，万物生灵，仿佛因此而灵动。伟岸的楼房，安详的小山，披戴着灿烂的苍穹，凌波而来。她们是欲迎接我罢，也许是的，要不，我的眼里不会有轻飘的白云、快乐的白鸽。一定是的，要不，我的心里不会满是她们飞扬的神采……

直到后来，莫默只剩下呢喃呓语，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描绘些什么。只见他眼望着越来越近的国际大厦，渐渐地加快了脚步。此时，他迫不及待地想见到郦筱黛。剩下的短短的路程竟然变长了，让他觉得好远好远，仿佛要走上几个世纪。